



◆ 每一期短視頻的文稿都是李右溪對着甲骨文書籍，逐字逐句修改出來的。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



甲骨文畢業生 拍片科普絕學

一「字」千金無人識 專業或將停招盼復興

甲骨文

話你知

甲骨文因鐫刻、書寫於龜甲與獸骨上而得名，是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。殷商時期，王室貴族處理大小事務都要用甲骨進行占卜，祈問鬼神，得知吉凶禍福後才決定行止。事後，卜官還會將有刻辭的甲骨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，堆存於窖穴之中。因此，甲骨文上的卜辭成為了研究商代歷史的第一手材料，它反映了從公元前1,300年到公元前1,000年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。

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餘年，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，也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。從1899年甲骨文首次發現至今，共計出土甲骨154,600多片，這些甲骨上刻有的單字約4,500個，仍有近2/3無法釋讀。2016年，中國文字博物館曾以10萬元人民幣/字重金懸賞破譯人員，可謂是真正的一「字」千金。

「甲骨文專業有多冷門？」甲骨文科普博主李右溪在視頻中突然睜大雙眼，一臉震驚的自問自答道。「我畢業後才發現，這個專業居然快成為絕學了。因為我的導師今年退休，如果學校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老師，這個方向就只能暫停了。」事實上，李右溪的說法並不誇張，作為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文字系統，甲骨文由於艱深晦澀，目前仍有近2/3無法釋讀，而全國研究該方向的學者加起來不超過一百人。「2016年，中國文字博物館曾發布『懸賞令』，破譯一個字獎勵10萬元人民幣。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只有一位學者拿到了這筆錢，可謂是一「字」千金卻鮮為人知。」



◆ 李右溪正在錄製短視頻。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



◆ 李右溪在短視頻中以通俗易懂的話語科普甲骨文。



◆ 李右溪在短視頻中以通俗易懂的話語科普甲骨文。



◆ 李右溪在短視頻中以通俗易懂的話語科普甲骨文。

「說實話，真沒想到視頻能火成這樣，早知道就補個妝再錄了。」1995年出生的李右溪長相甜美，笑起來會露出兩個酒窩，一點也不像傳說中的「女學究」的模樣。她端起一杯咖啡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回憶了第一次錄視頻的情形。「研究生畢業後，我應聘進入了一家新媒體公司做短視頻編導。當時我都不好意思寫自己的專業方向，就填了大類『中文系』。做了半年多的文案策劃後，我突然有了傾訴的慾望，想與大家聊一聊研究了那麼多年的專業，就這樣開始了我的第一次嘗試。」

短視頻的文稿是李右溪逐字逐句修改出來的，每一段都讓朋友們先試讀，務必讓「普通人」都看得懂，才能用。「這一點我還蠻感謝在新媒體公司的工作經歷，畢竟那裏對文案的評判標準是有趣、好看、吸引人。說實話，讀書時我的偶像是錢鍾書，他就是我心目中學者的模樣——既專業，又幽默。但甲骨文實在是太晦澀了，一直到研究生畢業論文，我都是邊學習邊寫作的。要想把它講清楚，得用上很多深奧的文字，與有趣一點也搭不上邊。」

「吐槽」專業太冷門 播放量逾百萬

為此，李右溪並沒有選擇釋讀某一個甲骨文字，來作為她嘗試的起點，而是想與屏幕前的網友們聊一聊，學習甲骨文專業的感受。「文案完成後的某一個晚上，我跑到一位朋友家中，借了他的書房就開始了我的錄製。」讓李右溪沒想到的是，短短兩分半鐘的視頻，她耗費了五個多小時才弄完！「畢竟我不是專業的傳媒生，雖然有提詞器，但面對鏡頭要把文稿的內容娓娓道來，還是不容易。」

凌晨時分，又累又困的李右溪將最終版本上傳到抖音，便一頭倒下睡着了。「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提示音吵醒的！」李右溪笑着表示，當時她忐忑不安地打開賬號，瞬間被消息紅點淹沒——一夜之間，這條「吐槽」專業太冷門的短視頻播放量超過百萬，也為她增長了一萬多名粉絲。如今，這條視頻吸引了13.6萬人的點讚。有網友在下方留言：「姑娘，以前是興趣，以後就是責任了。堅守下去，華夏先祖和後人都感謝你。」

拍片耗費時間精力 辭工轉做全職博主

「坦白講，我的水平還遠遠不到網友們所提的——復興甲骨文的高度。但若有人因為看了我製作的視頻，而對甲骨文產生興趣，甚至能萌發研究的想法，就已經很成功了。」

今年3月，李右溪決定辭職創業，做一

名全職的甲骨文科普博主。「要把甲骨文講得專業又有趣，需要看很多的書籍，再結合社會熱點進行融合輸出，這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。如果兼職做，我怕堅持不下來，所以就辭了工作，逼一逼自己。」

「你是內卷派還是躺平派？」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的問題，李右溪歪着腦袋想了很久，才回覆說自己是行動派。「我很幸運，父母都比較開明，雖然家境普通，但他們都支持我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包括選擇所謂的冷門專業。」李右溪說，從高中起，她就特別喜歡古代文學，「跟閨蜜傳的小紙條上寫的都是自創的古詩詞。雖然高中讀的是理科，但大學選專業時，她毫不猶豫地在所有的第一志願裏，都填上了『漢語言文學』，並最終來到了浙江師範大學。」

大二時，李右溪在「文字學」專業課上，第一次接觸到了甲骨文。「『文字學』主要講的是漢字的起源和發展，老師會從甲骨文、金文一直談到漢隸，它的演變過程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中國上古史。」正因如此，李右溪對古代的文字產生了濃重的興趣。「大學期間我基本上每天都泡在圖書館裏查資料，有時候碰到形狀奇特的字，還會自己先去推導一下它的讀音和釋義，再看書裏的答案做對比，有一種解謎的快感。」

轉攻趣味性科普 一月吸逾十萬粉絲

「很多網友會私問我是如何堅持下來的，其實我並沒有『堅持』，這是我真正感興趣的事。」為此，在報考研究生時，李右溪再一次遵從了自己的內心，選擇了漢語言文字學（古漢語）專業的甲骨文方向。「其實我在讀研時，就嘗試過科普甲骨文。」李右溪回憶道，彼時她與師妹做了一個公眾號，每天從甲骨文的演變過程去釋義其中的某個字。「現在回過頭看，當時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，但內容寫得太學術了，吸引不了讀者，閱讀量一直上不去，最終便放棄了。」

因此，在這一次的短視頻科普中，李右溪轉變了她的傳播思路。「如果一直強調學術性和專業性，甲骨文只會越來越冷門。只有讓更多的人首先產生了對它的興趣，才會去學習它，研究它，中國的甲骨文專業才能迎來復興的可能。」在這樣的標準下，「甲骨文記錄下的千年前的愛情」、「破譯一個字10萬塊怎麼拿」、「你的姓氏用甲骨文這樣寫」……一條條生動有趣的短視頻，讓她的賬號在短短一個月之內，便吸引了14.7萬的粉絲。

由於就讀專業太冷門，學生太少，李右溪的研究生畢業「合影」只得她一個人的身影。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



◆ 李右溪在短視頻中以通俗易懂的話語科普甲骨文。

特稿

上課就在導師家 畢業拍照孤零零

在爆火的「吐槽」短視頻下方，有一條被點讚了3,000多次的留言，這是網友「心理導師梁鬆鬆」晒出的北大古生物專業的畢業「合影」——在這張所謂的「合影」裏，只有孤零零的一位畢業生。「我的畢業照也差不多。」李右溪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她的畢業「合影」——沒有別的同学，只有她穿着碩士服笑盈盈地站在母校浙江師範大學背景牌前的照片。「那一屆只有我一個人選擇了甲骨文方向，我的上一屆有兩個，下一屆有三個，再後面還有一屆也沒幾個人，就暫停招生了——因為導師退休了。」

聊起研究生上課時的情景，李右溪回憶道，甲骨文專業課由於學生太少，學校就沒有安排專門的教室，而是讓整個師門都去導師家裏學習。「我還記得每周二或者周四下午，我和師兄師妹三四個人一起騎車到導師家，大家並排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一邊聽課一邊喝着老師親手泡的茶，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特別，很愜意。」

聽了李右溪的分享，許多網友發出了羨慕的感慨，紛紛在線求「入學」。「這估計比較難，因為我的導師今年就要退休了，學校至今還沒找到合適的老師，只能將甲骨文方向的研究生招生暫時停一停。」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，由於甲骨文艱深晦澀，全國研究該方向的學者加起來不超過一百人。要在其中找到有教學資質和水平的優秀學者，更是難上加難。

視頻獲導師讚賞 勉多推廣甲骨文

「甲骨文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個『通關密碼』，通過文字去實現古今對話，但現今潛心破譯這份密碼的人並不多，需要數十年如一日的枯燥治學。」正因如此，李右溪對她的導師陳年福充滿敬佩。「我每次去導師家裏，他永遠是坐在客廳窗戶邊的書桌前，將甲骨文文字一個個錄入電腦，對甲骨片進行剔重、合併組合……一坐就是一整天，一坐就是三十年。」李右溪說，正是在他家的小客廳裏，誕生了國內最新的大型甲骨文引類工具書——《殷墟甲骨文辭類編》。

最開始的幾期視頻，李右溪沒好意思發給導師看。「沒想到他自己刷到了，還主動轉發給我，說做得挺好，繼續努力！」得知她辭職創業後，陳年福很認真地找她談了未來的道路。「其實導師一直很鼓勵我們，在學習研究的同时，多向外界去宣傳、推廣甲骨文。再有意義的文字，如果常年被束之高閣，也會被人遺忘。」李右溪說，她給自己定下了三個月的小目標，希望在這個創業的時間裏，能做出一些爆款，讓更多的人了解甲骨文、愛上甲骨文。

「看圖猜字」行不通 須結合古籍論證

如果說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有哪些「後悔」之處，李右溪緩緩說出八個字：「讀博不易，就業好難」。

「我的導師經常對學生們說，沒有十年的功底，考釋不了甲骨文。這是真的，我研究了六年，也就摸到了皮毛，很難出研究成果，因此也無法靠優秀論文去敲開博士的大門。而另一方面，在就業時，所有人聽到『甲骨文方向』，都會露出一張肅然起敬的臉，然後以專業不對口委婉拒絕。最終，我是靠含糊稱自己是中文系畢業，有很深的文字功底，才拿到了offer。」

「不過，冷門的甲骨文也有自己的高光時刻。」李右溪在視頻中講述了「一『字』千金」的故事：2018年，復旦大學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員蔣玉斌僅憑一篇論文，就拿到了中國文字博物館的10萬元人民幣懸賞。「他破譯的這個字，用現代文字寫作，就是『龔』。」李右溪笑着說，蔣玉斌通過查閱周朝金文，發現這個字經常使用在國家和部落勢力的前面，結合中央王朝對於周邊部落的自傲感，以及音譯的演變和規律，他在論文中將這個字破譯為「龔」，並最終得到了學界的認可。

「聽起來這筆錢很好賺是不是？」李右溪擺了擺手，道：此後的五年裏，再也沒有學者能破譯出新的字，拿到這筆懸賞。「要成功破譯甲骨文，靠『看圖猜字』是行不通的，需要結合古籍，對字形、字意的演變進行複雜的論證。」作為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年代最早的文字系統，甲骨文目前共發現大約4,500個單字，仍有近2/3無法釋讀。「好譯的被譯完了，剩下的都是硬骨頭。」

在短視頻普及中，李右溪也遇到了意外之喜。「有一位計算機專家找到我，他設想能否用AI來破譯那些還沒有被破譯的甲骨文字。雖然不知道行不行，但或許這也是甲骨文研究的一種新方向。」此外，不少家長給李右溪發來私信，希望她能出一套系統的甲骨文繪本，以有趣的表達為孩子們種上一顆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心。「雖然我才入行一個多月，短視頻也沒開始盈利，但人們的關心和鼓勵讓我對此充滿信心。當有一天能用興趣養活自己，就是最快樂的事。」